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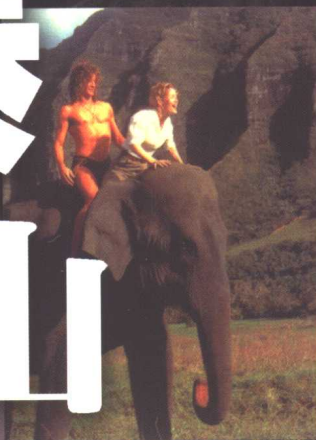
译林 少儿文库

人猿泰山

少年记趣

[美国] 伯勒斯 著
毕可生 孙亚英 译

译林出版社



少年记趣

译林少儿文库

人猿泰山-6

[美国]伯勒斯 著
毕可生 孙亚英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猿泰山／(美)伯勒斯(Burroughs, E. R.)著;毕可生,孙亚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

(译林少儿文库)

书名原文: Tarzan of the Apes

ISBN 7-80657-198-1

I. 人… II. ①伯… ②毕… ③孙…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492 号

- 书 名 人猿泰山(6) 少年记趣
作 者 [美国]伯勒斯
译 者 毕可生 孙亚英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原文出版 Ballantine Books, 199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2
字 数 144 千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198-1/I·175
定 价 全套(共 8 本)96.00 元
本册 1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	初恋	1
二	被俘	24
三	为巴鲁而战	42
四	泰山的 God(上帝)	56
五	泰山和小黑孩	77
六	巫师的报复	106
七	布卡瓦的末日	129
八	狮子和假狮子的故事	142
九	第一次经历恶梦	159
十	为梯卡而战	175
十一	恶作剧	198
十二	和解	220



一 初 恋

年轻的母猿娣卡,安逸地伸展着侧卧在热带树林的树阴里。充分展示出一副少女迷人的可爱图画。或者说,至少当时小人猿泰山是这样想的。这时他正蹲伏在附近一棵大树的较低的摇摆树枝上,俯视着她。

赤道太阳强烈的光芒,透过丛林大树叶子浓密的绿色树冠,在他棕黄的皮肤上留下了不少的斑点。他四肢匀称的身体以一种优美的姿态懒散地舒展在摇晃的树枝上。他秀丽的头部侧向一边,正陷入沉思,他的充满智慧的灰色眼睛,正凝视着他的目标,颇有些情不自禁的样子。如果这会儿我们谁恰好看到他这个样子,准会以为这是什么丛林之神的肉身的体现,决不会猜到他竟会是被一个浑身披满毛发凶猛的母猿卡拉喂养大的。那还是从他刚有知觉时就开始的。其实,在此以前他的真正的父母双双死于一座丛林边的小屋中。这小屋就面临着由一半陆地环绕的小港湾前。所以,他除了由大公猿喀却克领导的一群阴郁的、经常咆哮的公猿和母猿族群以外,再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种群了。

而且,如果人们无法获悉泰山的灵活而健康的脑海里,由娣卡的形像引起的灵感所产生的热望和欲念,人们也不

会倾向于相信这个人猿的真正的出身。因为仅从他的思想是不可能弄明白泰山的真实情况的，即他竟会是一位高贵的英国女士的亲生子，而他的父系却有着古老而备受尊重的门第。

在这里泰山的最大的损失是他丢失了自己的家世。其实他就是约翰·克莱顿，在英国上议院保有一个席位的格雷斯托克爵士。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些，即使知道了对此也无法理解。

在这时的泰山看来，毫无疑问娣卡是美丽的！

因为卡拉也曾经是美丽的，这就是俗话说的：“子不嫌母丑”的道理。但是，娣卡却具有另外一种美，一种泰山刚刚开始模糊和朦胧感到却无法描述的、她自有的独特形式。

多年以来，泰山和娣卡就是一对很好的游戏伙伴，而且娣卡仍然是很爱嬉闹的，尽管这时和她同龄的公猿们都很快地变得粗暴和脾气急躁起来。如果这时的泰山只要能理智地想想这个问题，他也许就能理会到，他对娣卡这个年轻母猿的依恋，是因为往日的那些游戏伴侣，由于很快地成熟不再对从前的嬉闹感兴趣了。

但是，今天当泰山坐着注视娣卡的时候，才发现他自己终于注意到娣卡的面貌和体态，这是他从前没有感觉到的事，因为当时在他们之间，除了泰山灵敏的头脑想出来的追着玩或是捉迷藏的游戏中，他和灵活奔跑的娣卡在低处的树枝间追来追去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引起他注意的了。

泰山搔着他的头，把手指深深地插进乱蓬蓬的黑头发中，它们使他的头更显得匀称，配得上他天真的脸庞。可





是，他一面搔着头却一面叹了口气。他对新发现的娣卡的美丽喜悦，很快就被对自己的失望所代替。他忌妒她漂亮的浑身披满长毛的外衣，而对他自己的光滑棕色的皮肤，却有一种源于憎恨而产生的厌恶和轻蔑。多少年以前他就怀有一种愿望，盼着有一天他也能像他的猿兄猿妹们一样，长出满身的毛发来。他甚至认为这只是由于猿们比他长得快的缘故。但是后来当他的身体也长得高大起来时，他终于被迫放弃了让他能欣慰起来的这个梦想。

后来，娣卡就有了那种大牙，当然没有公猿那么大，但是与泰山的那一颗颗的小白牙相比，还是显得蛮有力的。还有她那突出的眉毛，宽而平的鼻子，她的嘴！泰山总是不断地试着让他的嘴噉成一个小圈，鼓起了腮帮子向前吹，同时不断地眨着他的眼睛，但糟糕的是他怎么也做不出娣卡的那种自然而伶俐的样子。

这天过午，当他注视着娣卡并且感到莫名的羡慕时，喀却克族的猿们大都在这热带丛林的闷热天气下，懒散地时不时地有那么一两个从娣卡的树下走过，他们都引不起泰山的注意。不过，有一只公猿，原来是在地上的腐草丛下翻找食物，后来就慢慢一步步试探地向娣卡这面走来，如今竟跳到娣卡蹲着的树上。可是不知为什么，当泰山一看到这个年轻的公猿同格竟停在娣卡面前，然后又蹲在她旁边，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身上的肌肉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泰山一直是喜欢同格的。从幼小时候起，他们就滚跳打闹在一起。他们曾经一块蹲在水边，用他们敏捷而有力的手指，等待机会一下子捞到一条游近的鱼皮萨。这些鱼

大多是为了到水面捕食泰山扔在那里的小虫而上当的。他们也一块戏弄过大公猿托勃赖，嘲弄过努玛公狮，可是现在只是为了同格坐到娣卡的旁边，泰山就觉得自己颈后的毛发倒竖起来，这是为什么？

当然，同格已经长大起来，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只知道嬉闹的公猿了。当他耸起上唇，露出了大獠牙的时候，没有谁会认为他还是曾和泰山滚打在草地上模拟着战斗的那个好玩的小家伙了。今天的同格已经是个大块头阴沉沉的公猿，既显得阴森，又让人觉得可怕。只是他从来还没有和泰山争吵过。

有那么好几分钟，小人猿一直盯着同格，看到他越来越向娣卡移近。直到同格的毛茸茸的大爪子搂住娣卡光滑的肩膀，小人猿泰山才像猫一样跳下树来，向他们两个走去。

他的上唇绷紧，露出了他的牙齿，从胸膛里发出了一声咕噜噜的吼叫。同格吃惊地抬起头来，眨着他那红眼圈的眼睛；娣卡也欠起身来莫名其妙地看着泰山。她能猜得出泰山发脾气的原因吗？谁说得出？但无论怎么说她还是个女性，所以，她不由得伸出手来，搔搔同格的小耳朵根子。

泰山看见了，但也就在这会儿才看出来，娣卡不再是刚才在他眼里那个好玩的小伙伴了。她已经是一个神秘的事物——世界上最神秘的东西——为了占有她，泰山可以和同格打个你死我活，就是别的什么公猿敢觊觎他的所有权也是一样！

佝偻着身躯，肌肉绷起，侧身朝着同格，小人猿泰山一步步向他走去。他的脸故意侧向一边，但是他的敏锐的灰





色眼睛却一刻也没有躲开同格的眼睛，而且当他向前走来时，他的咕噜声也越来越粗重而响亮。

同格也站了起来，叉开了他的小短腿，摆出一副准备打架的样子。他也在慢慢向前凑，嘴里也在咆哮着。

“娣卡是泰山的。”小人猿以一种大猿常用的低喉音说道。

“娣卡是同格的。”公猿也以同样的声音回答道。

大猿们，塞卡、努玛格、冈吐都被他俩的咆哮声惊动了，但却既无动于衷，又带点幸灾乐祸地懒散地看着他们。尽管这些大猿都有些昏昏欲睡，却意识到这里将有一场打斗。这倒是会打破他们丛林里单调无聊的生活。

泰山的肩上盘着他的长草绳，手里拿着长猎刀，他当然不知道这是自己已故的父亲的。在同格的小脑袋里，对只有人猿才会玩弄的这把锋利闪光的金属家伙，倒是蛮敬畏的。就是用它，泰山杀死了凶恶的托勃赖，也即他的养父以及勃勒冈尼大猩猩。同格知道这些事，所以他小心地绕着泰山走来，想寻找空隙。而后者也因为自己的不够强壮和天生没有獠牙利齿的武装，也采取着同样的战略。

看来，这场争斗很可能就像部族里大多数争执一样，其中的一方将丧失兴趣而走了开去，从事其他让他更投入的事，如果这事在他看来比宣战的理由更加重要的话。可是，那个轻浮的娣卡却在使劲煽起他们的火气，因为她觉得这两个公猿是为她的缘故在争风吃醋。像这样值得炫耀的事，在她短短的生活中，过去还从来没有过。她只看到过的公猿为别的年长的母猿打斗的事。所以在她那个小心眼



里很盼着有那么一天，丛林的草地上也会留下为她而争斗所染红的血迹。

因此，这会儿她正蹲在那里，不停地煽风点火，给她的崇拜者们两面使劲。她一会说这个胆怯；一会又骂那个是松包，给他们起绰号叫他们是希斯塔蛇或者是旦戈鬣狗。她还招呼一个只能在地面上走来走去捡香蕉或虫子吃的老母猿姆格，拿棍子督促他们。

那些看热闹的大猿们听了这些都笑起来。同格终于被激怒了，他向着泰山直冲过去，但是小人猿泰山敏捷地跳了开来，躲过了他的冲击，像猫一样灵活地转身跳到他的背后，又向他靠上来。而且当他过来时，高举着他的猎刀，狠狠地朝着同格的脖子砍了下去。同格急转身去躲他的刀，脖子虽然躲开了，肩膀上还是给锋利的刀刃扫了一下。

飞溅出来的鲜血，让娣卡看得高兴地尖叫起来。啊！但这毕竟是值得的。她左右膘了一眼，看都有谁眼见了这一为她而做出的牺牲。就是希腊特洛伊的海伦^①也不比这会儿的娣卡更多一丝丝骄傲了。要不是她对自己的这种洋洋自得投入了，这会儿她就会警觉到，在她上方的某处树叶沙沙响动的声音。因为这会儿一点风都没有，所以这沙沙声绝不是风所引起的。而且要是她能抬头看一下，就能看到光滑的身躯，几乎就趴伏在她的正上方，闪动着它饥饿的黄眼睛紧盯着下面的她，但是娣卡就是不肯向上看一眼。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人间第一美女。



带着身上的伤，同格一面向后退，一面可怕地咆哮着。泰山则紧跟着不放，一面叫骂，一面挥舞着他的战刀威胁着同格。娣卡则在树下向这两个决斗者走近。

这时，娣卡头上的树枝也在轻微的摇动，那个紧盯着她的东西正随着她走动的方向也在向前移动。同格现在已经站住了，正准备着一次新的较量。他的嘴唇沾满了泡沫，口水也正不断地顺着下巴向下流。他站在那里头缩着，两手向前伸出，预备好一次近距离的突发性攻击。只要他有力的手臂一搭上那光滑柔软的棕色皮肤，他就算赢了。在同格看来，泰山的打斗姿态太不光明正大，他是不敢靠近的，相反他只会灵巧地躲到同格有力手指够不到的什么地方。

除了与他们嬉戏中，小人猿至今还确实没有真正和一个公猿比试过气力，所以他无法确定在一场生死的决斗中，他的力气是否能让他得到平安，但这并不是让他害怕的事，他还没有害怕过，只是自我保护的本能让他更谨慎一些罢了。如果他要冒险，那也是因为他觉得有这种必要，此外他对任何事从来都很果断。

他的打斗方法似乎只适于他的体格和他天生的战斗本能。他牙齿虽有力而尖，却只能用于防守，与大猿的獠牙相比既可怜又弱小。所以，只有敏捷地蹿跳才能免于被敌手抓住，而这时泰山才能运用他的无往而不利的猎刀，逃脱危险而可怕的伤害，以免沦入公猿之手。

所以，同格也正是像一个公猿那样对泰山发起攻击，泰山也只能不断轻巧地蹿跳躲闪，一面向他的敌手发出丛林里常用的粗话，一面用他的猎刀时不时地给对方一下。



在战斗中，他们不时地都停下来喘口气，面对面地集聚着他们的智慧和力量以备继续厮杀。也就是在这样的空间，同格的眼睛，向他的对手的头的前方，偶然扫了一下，立刻这个大猿的整个表情从愤怒变成了恐怖的样子。他大叫一声转身就逃跑了。不用问他的这种喊叫是猿们都熟知的，它警告这是他们的老对头来了。此刻泰山也和别的猿们一样赶快要寻找一个隐蔽处。就在他忙于这样做时，他听到了猎豹的吼叫声中夹杂着一个母猿的恐惧的呼叫。同格当然也听到了这声音，但是他还是连头也不回地逃跑了。

不过对于小人猿来说，这却是一件大不相同的事。他停下来转回头看看究竟是部族里的谁遇到了危险，当然他看到的族人几乎都显出了恐惧的面容。而且，他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刚才的喊叫声原来是娣卡发出的。这一刻她正飞奔着穿过一小片空地面对面的树上跑去，在她后面却有一头猎豹在蹿跳地追着她。不过，这头猎豹的蹿跳显得从容而自在，显然它认为娣卡能跳到最近的树上以前，它就能扑到她。

泰山看得出娣卡性命已经是危在旦夕了。他大声地喊着同格和别的大猿快来帮助娣卡，同时，他竟边向那头追逐娣卡的野兽奔去，边从肩上取下了他的绳索。泰山清楚地知道，一旦大猿们都被激起来，丛林里没有什么动物敢与他们的獠牙进行较量，就是努玛狮子也是一样。在这样的形势下，就连这只巨大的猫科动物希塔（猎豹）也会掉头夹着尾巴走掉。



同格听到了泰山的招呼，别的大猿们当然也是听到了，可是没有一个前来帮助他去救助娣卡，也许他们觉得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希塔正一步步赶上来，离它的猎物越来越近。

小泰山大步跳跃着追着猎豹，一面高声喊叫着，以期尽量把这头畜牲引向自己，或者扰乱它的注意力，以便使娣卡能跳到猎豹不敢上去的高树枝上。他嘴里不断地用大猿的辱骂言语骂着猎豹，拼命激怒它，让他和自己打斗。但猎豹却丝毫不去理会他，一味地大步向前蹿去，不肯放弃就要到嘴的美味珍馐。

泰山离开猎豹虽然并不太远，而且他正在加快步伐，但是猎豹和娣卡的距离是太短了，以至于泰山根本没希望能在它扑倒娣卡之前赶上这只吃肉的大猫。所以，这时泰山只好一面跑着，一面用右手在头上甩动着他的绳圈。他讨厌失手，因为现在他离猎豹还太远，除了在练习时他还没有在这么远的距离上投准过。而且，他的绳索的长度怕也还不够长，但是现在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他只好凭运气了。

正当娣卡跳起来要去抓一棵大树矮枝时，猎豹在她后面一个大跳跃向她猛扑上去，也就在这时泰山的绳圈恰好甩了出去。它从空中飞过来，绳索立刻绷紧成一条细线，它最前头的张开的圆圈，不偏不倚地罩在猎豹的头上，然后它向下一落，套住了这个野兽黄褐色的脖子。这时泰山抓着绳头的手臂赶快猛地向后一抖，接着抓紧了绳头，准备着对付猎豹挣扎的蹿跳。



就在猎豹的利爪差一点点就要抓住娣卡光滑臀部的时候，绳套把它向后拉了一个仰面朝天。它立刻反身爬了起来，睁大了眼睛，尾巴嗖嗖地扫来扫去，张大了嘴巴，发出愤怒而失望的使人悚然的叫声。

猎豹看到了小泰山，是他让它失败的，他就在它前面还不到四十英尺，于是它向小人猿发起了攻击。

泰山用眼角扫了一眼那树丛，他看到娣卡已经在猎豹扑过来之前，刚刚爬到安全的地方。现在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了，而且在和猎豹力气不敌的搏斗中，他不会占到什么便宜的，只是他不知道能否避免与这个被激怒的大猫一战？即使迫不得已，必须和猎豹一决雌雄，他能否逃命也还不得而知。泰山这时不得不承认他此刻的处境实在很不理想。附近的树对于他要逃开猎豹的袭击来说都有点太远。泰山只能面对这场于他很不利的新杀了。他右手握紧他的猎刀，与希塔那排锐利有力的牙齿和它前脚的钩爪相比，它算得了什么？一把无用的东西罢了。然而我们年轻的格雷斯托克爵士，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面对危难也像他的祖先一样，敢于舍死忘生地牺牲在黑斯廷斯的森拉克山前^①。

① 黑斯廷斯的森拉克山前：该地在英格兰最东南端。五世纪中叶起，盎格鲁·撒克逊人由欧洲大陆渡北海入侵不列颠。当时土著凯尔特人排挤到英格兰北部。自此盎格鲁·撒克逊人遂成为英国之主要民族。黑斯廷斯森拉克山(Senlac Hill of Hastings)前的一次战役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登陆后的一次主要战役，为创建大不列颠英帝国立下不朽功勋。泰山祖先也因此而受封为勋爵，成为英国世家。



这时的大猿们都在树上的安全地点看着他们，一面呼叫辱骂着希塔猎豹；一面给泰山一些忠告。因为这些带有些许原始人性格的大猿究竟还有一些人类互助的本性。娣卡已经被吓坏了。她大喊大叫地催促公猿们快点去帮助泰山，但是大公猿们却另有打算，只是坐在那里指手画脚或者向希塔做鬼脸。泰山毕竟不是一个像样的同类，他们何必为了他去冒生命的危险？

这时希塔几乎就扑到了泰山光滑裸露的身体，可是那身体并没有在它利爪之下。猎豹无疑是敏捷的，但泰山却更敏捷。就在希塔扑过来时，他却闪身跳了开去，让希塔扑了个空。接着他就向最近的一棵可以避难的树跑去。

猎豹马上就明白过来，转身追着它的猎物飞奔而去，只是我们小人猿的那根绳索仍然套在它的脖子上，拖在地上跟着它拉向前去。大约离泰山只有两三步远，希塔绕过了一个小灌木丛。这在像希塔这样的体力和块头的丛林动物，要不是拖着一条绳索本来是不算什么的。可是这根东西竟给希塔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就在它又一次向人猿泰山扑去时，这根绳索却绕到一棵小灌木上，猛地把猎豹拽住停了下来，就在这一会儿泰山已经安全地蹿到一株小树的高枝上希塔够不着的地方了。

在这里，泰山骑在树杈上，向希塔投掷树枝，嘲讽地辱骂着这个大猫。其他的大猿们从他们够得着的地方也用核果、枯树枝向它连珠炮似的不断投去。惹得希塔发狂地乱吼乱叫拼命地去抓咬那根倒霉的草绳。最后，它终于把草绳咬断了。它站在那里有好一会，盯盯草绳又盯盯那些捉



弄它的对手们却一无办法,最后终于愤怒地大吼了几声,转身消失到丛林的深草丛中去了。

半个多小时以后,整个猿的部族又都回到了地面去寻找食物,恢复了他们懒洋洋的生活情调,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泰山重新找到他的被猎豹弄断了的绳索,正在重新整理绳头的套圈。这时,娣卡就蹲在他的旁边,明显地对他表示出亲热。

同格瞧着他们,表现出一点气哼哼的样子,可是一旦他向他们走来时,娣卡就先露出了她的獠牙,向他发出了咆哮声,泰山也亮出了他的小犬牙向他怪叫几声。不过同格似乎已经接受了泰山在与他战斗中赢得了娣卡的宠幸这一既成事实,不想再去挑起另一场争端。

过了些天,绳子修好了,泰山拿着它又到林子里搜寻猎物去了。和他的同伴们相比,泰山远比他们更喜欢肉食,所以当别的猿们满足于那些很容易在林子里找到的果子、草子和甲虫时,泰山却要花很大力气去狩猎丛林里的动物。因为只有这些美味的鲜肉才能满足他的口腹之欲。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这种食物才能使他肌肉发达,并且日复一日地使他那光滑柔软的棕色皮肤下的体格日渐强壮起来。

同格看到泰山走开以后,在他寻找食物时就好像是漫不经心似的一点一点地向娣卡蹭过来。最后,他终于敢瞟一眼娣卡的时候,却发现娣卡正以赞赏的目光看着他,早就已经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了。

于是同格挺起胸来,用他的两条短腿在周围打起转转来,喉咙里一面轻声地咕噜着。他皱起了他的嘴唇亮出了



他的獠牙，老天！看有多漂亮雄壮。娣卡再也不想干别的，只管欣赏着它们。她也发出了羡慕的眼光看着同格那双突出的眼眉和他粗壮有力的脖子。他是多么强壮而潇洒的一个“小伙子”！

同格到底被娣卡钦慕的眼光鼓舞得趾高气扬起来，在她周围走来走去，像一个自负的孔雀。现在他开始炫耀他的那点家珍，至少从精神上说，很快他就觉得自己丝毫不比他的对手差了。他喉咙里咕噜着，这会儿毕竟没有谁来和他相比。谁能比得上他那浑身披着毛发的身段，那个全身没毛只有光溜溜皮肤的家伙吗？谁在看到同格的大气的鼻子以后还会觉得那个怪种的小而尖的鼻子好看吗？还有泰山的眼晴！多么难看，它哪里有大猿们的那种红眼圈好看？同格当然知道自己的眼圈是美丽的，因为他在喝水时在池塘里多次照见过它。

这个公猿终于走到娣卡的跟前，蹲到她的旁边。等到泰山从树林里打猎回来正好看到娣卡心满意足地搔着他的对手同格的脊背。

泰山把这一切都看到眼里，他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当他荡到林间的草地上时，同格和娣卡都没有顾得上看到他。他在那里停了一小会儿，观察着他们，他弄不懂这原是同种类之间的一种自然的接近，却带着一脸伤感而痛苦的表情转身消失到树叶覆盖的浓阴和藤蔓吊垂的迷宫中去了。

此时的泰山希望离开使他伤心的地方越远越好。他头一次经受了失恋的伤痛，而且糟糕的是他一点都弄不懂这